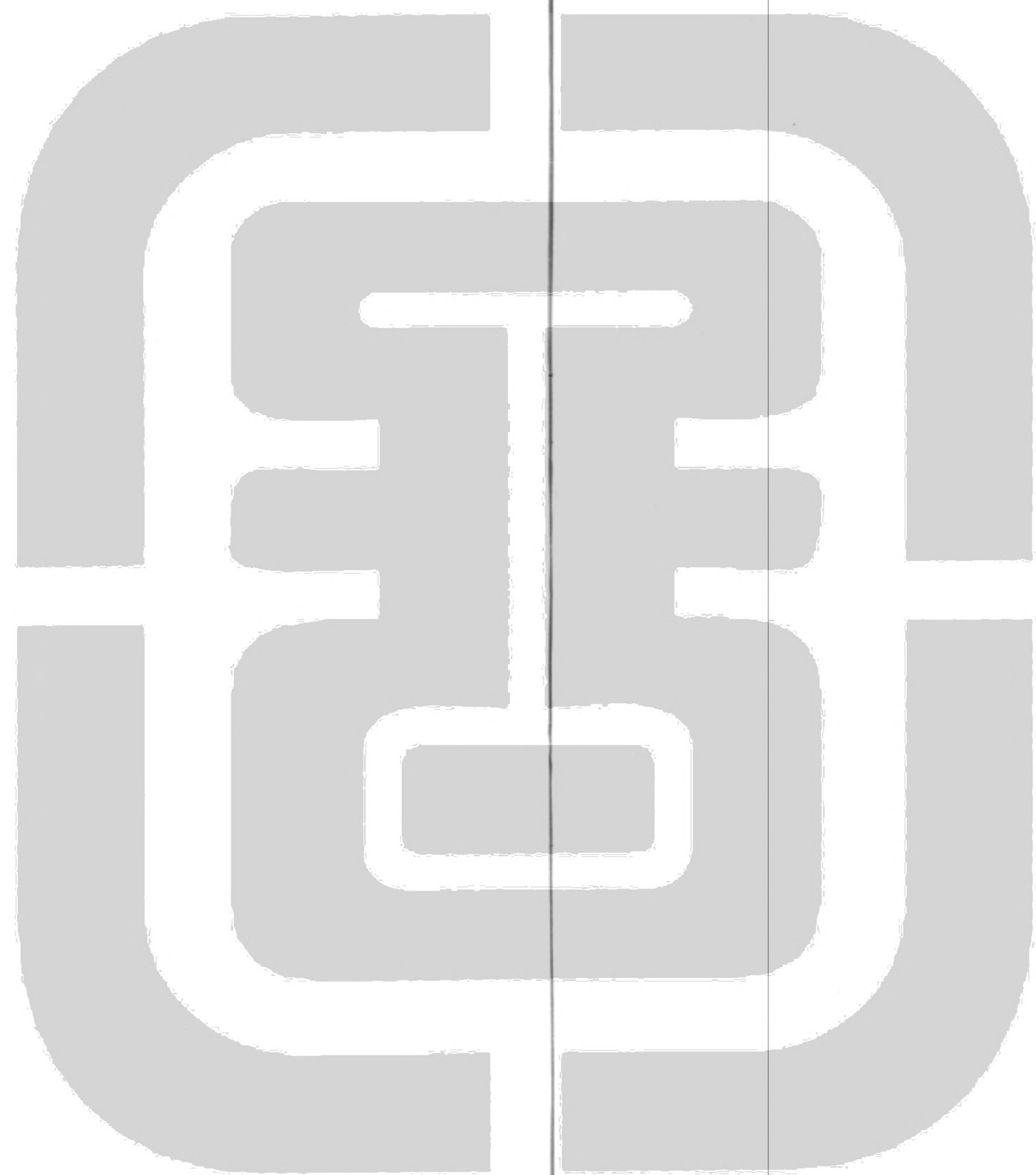


書



嚴文靖公集目錄

一卷

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會試錄後序

皇恩闡幽冊序

世德流光冊序

蘇州府水利圩圖序

重刻真西山先生心政經序



海虞錢氏世譜續編序

二卷

序

奉賀大師相存翁徐老先生一品九年考

績序

送褚謙齋之任仁壽序

贈王子元肅補任永清經衛序

送禮部儀制主事鈞玄沈君之南京序

送北山袁先生司訓龍泉序

賀贈大兵憲汲泉李公擢叅浙藩序

奉贈大中丞雅齋胡公榮晉少司徒序

奉贈郡伯雲溪劉侯序

三卷

序

奉贈大公祖侍御梅墩邵公按吳還朝序

奉送邑尹仰松張侯榮徵北上序

會送邑尹龍津張侯榮徵北上序

送袁一松序

奉贈邑尹中台留侯擢刑部主政序
大封君柳亭李老先生七袞壽序
奉賀大司寇景山錢翁八袞序

四卷

記

工部營繕司題名記

勅賜惠濟祠碑記

覽輝樓記

南陽二王先生祠記

鐘鼓樓記

白茆港新建石閘記

濬白茆塘記

五卷

墓志銘

明興寧令敬軒陳公墓志銘

明湖廣按察司副使沈公墓志銘

明趙州守巫礪沈公墓志銘

明故勅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虛菴錢公

墓志銘

六卷

墓志銘

明大冶令豫齋陳公墓志銘

明故儒官梧山蕭公墓志銘

明處士春疇王翁暨配嚴孺人墓志銘

明故承德郎汝寧府通判北原金公墓志

銘

明故奉政大夫四川叙州府同知前山東

道監察御史守愚朱公墓志銘

誥封一品吳夫人壙志銘

七卷

墓志銘

明故常熟令勅贈太僕寺少卿蒼野王

公暨配董恭人墓志銘

明故四川叙州府通判三井程公墓志銘

明處士耻齋邵翁墓志銘

明故處士春園顧翁暨配室朱孺人合葬

墓志銘

明故陰陽訓術朱君墓志銘

八卷

墓志銘

明封太常少卿心椿陳公暨配呂恭人墓

志銘

明奉直大夫廣東鹽課司提舉太湖陳公

墓志銘

明王母郁恭人墓志銘

明故庠士起虞先生郭君墓志銘

明強學蕭先生墓志銘

九卷

墓表

明貴州前衛經歷海峰顧君墓表

明故誥封中憲大夫荊陽府知府陽涇袁

公墓表

勅贈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古村瞿先生暨

配封太孺人秦氏墓表

明廣東布政司叅議趙公墓表

明故袁州府學訓導萬溪俞君墓表

明故處士怡東顧君暨嗣室陸孺人墓表

勅封文林郎長樂縣知縣慕節蔣公墓表

明文林郎滋陽令白崖桑公墓表

十卷

墓碑

明贈禮部尚書瞿文懿公神道碑

明瀋藩教授趙川蔡先生墓碑

竹泉王翁墓碑

行狀

顯祖慕杏府君繼祖母顧孺人行狀

十一卷

傳

史玉陽公傳

雜著

敬一亭頌

上巳祓禊解

察舉遺風冊引

奏疏

東南寇灾請蠲恤疏

書

水灾與張師相太岳書

水灾與張師相鳳磐書

十二卷

祭文

祭師相徐存翁文

祭思質王公文

祭仲山王公文

祭何春泉年伯太孺人文

祭一江顧公文

祭譚母錢孺人文

祭巫礪沈公文

祭昆湖瞿公文

祭文川周舅翁文

附詩

五言古

夏夜同王雲竹曹紀山諸侍御飲董潯陽
太史新第分韻得栖字潯陽嘗寓予館
予至自楚潯陽遂遷居焉

出自薊北門行

徐侍御華原年兄巡按雲南有日矣乃置
酒靈濟宮為同館之會席上遂各賦詩

贈行

寄贈師相瑤泉申公

秋日泛舟過朗城菴

丹泉詩

賀邑丞石君有序

五言律

德州承戴戶部渾菴冒雪移樽來訪

送洪芳洲

月夜與曹紀山偶集王雲竹館時徐華原
往按填南分袂未幾因共憶之

董潯陽修同館之會予時不赴以詩投之

洪芳洲至自南都過曹紀山因宿焉呂沃
洲王雲竹携酒邀予共往觴之席上漫
賦

送王雲竹

中夜對月二首

元日宴徐省郎館用唐韵

雨中聞雁

見月率詠

五言排律

送胡青崖提學江西

忠弼堂

瓊翰流輝樓

聞海嶽許公入相志喜

投贈張司馬二十六韵有序

七言古

秋風辭

送武子南還賦得雨花臺

燕臺行送客

送張為山年兄推吾蘇賦得虎阜吟
長洲行送趙尋齊年兄令長洲

詠荷花

南村行贈周將軍

七言律

楚邦藩臬諸公邀登黃鶴樓

九江王巖潭鄉丈郡伯邀登海天閣

登齊山和杜牧之韻

送沈江村憲副之楚

慶源堂

世芳樓

登金山

中秋對月

贈周總戎

諸將

聖誕習儀玄元宮

詠菊

師相瑤泉申公五十誕慶奉賀二首

送桑守白尹清流

七言絕句

桃溪詩贈孫山人

嚴文靖公集目錄

嚴文靖公集卷之一

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令甲天下三歲一大比士鄉各舉之而司校文者
率以屬學官即間命京朝官旋亦議罷獨南
北畿

天子必以近侍儒臣董簾以內領學官以為常
兩畿

帝業所根本且首善自京師始而因以重之禮



也乙卯之歲屬當其期應天府府尹臣宗元府丞
臣汝志與任提調豫檄徵學官於四方既乃疏
請考試官于朝乃七月丙申

上以命臣訥臣晟馳驛以往臣等既拜命戊
戌陛辭

上賜宴于闕廷遂以是日發潞河北舟兼程趨
役惟虔當是時歲比侵館人糗御匱弗充所至必
營之踰時乃僅僅給臣等欲須之則嚴程弗敢
緩欲督促之則館人以難告感不忍視於是悉就

約取可濟而已臣等因竊念自茲至龍江之澣凡
三十驛而餘凡館人費當若干秋毫皆

皇上所覆冒赤子胼胝其手足暴其髮膚于廬井
封洫之間而以其服勤所得出稅賦以供者也即
在穰歲亦已勤矣况今若是難乎夫此直自臣等
所目睹言之耳自西畿外天下為藩司者凡十
有三其聘校文學官當幾何人其介紹所薦幣當
幾何其所馳驛又當幾何其各竣事而還也其道
里費又當幾何夫此直自途之所經言之耳自

北闕之宴及駐府治及日展采於闈及升歌鹿鳴
凡為宴者不知其幾在臣等如此即學官可推也
在 南畿如此即 北畿可推也在 南北畿如
此即天下藩司可推也夫此直自司校文者言之
耳自獻歲來府臣若藩臣日亟鳩庀百需簡百執
事凡所以便士者何所不具其所為費又何可勝
計夫此直自大比時言之耳先是諸提學官所按
部其有司供億當幾何即試於太學諸曹其筆札
費當幾何居常太學及諸郡縣學之養之也其日
月廩餼當幾何凡若此者秋毫皆
皇上所覆冒赤子胼胝其手足暴其髮膚于廬井
封洫之間而以其服勤所得出稅賦以供者也夫
其煩民如此何為者哉欲以求士也求士何為欲
使布列有位為

聖天子保所覆冒之民以翊贊 中興太平之隆
者也夫所為求士者如此而今所求或不得士即
得之乃不過藉科目為梯榮之資他日布列有位
不必能有裨於民令民欣欣焉裹胥慶心或顧以

浚之則今日既為求士而煩民矣而士之既得民
乃間嗟曰安在其煦嫗我也或間曰 詔數下惠
我甚胡用此奉宜之不勤且過闕者為也甚者曰
如我生何也

聖天子求士之意端豈然哉豈臣等及諸臣與有
任者承

聖天子所任使之心哉豈斯民出稅賦以供臣等
及士之用之所望哉臣是以竊不能無懼焉既又
念之士蓄所學以待世用非設科以求之士奚繇

得且今天下才賢眾矣即如 南畿自子游遊聖
門斯道已南嗣後代有其人其著者如范文正公
朱文公何如其人 明興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于茲一時紆畫折衝肇闢 鴻
駿之英大括此邦之產居多 累朝偉輔鉅卿亦
踵相躡况迄於 今日

太祖之澤覃浹者且二百年 積德既深禮樂弘
新加以

聖天子作人三十四年於茲正所謂

王者世仁

聖人久道化成之時畿士孔邇尤所先被而謂無名世者出於其間以副

聖天子之求使臣等所懼得以釋乎然臣等所職者校文耳文足以盡士乎未敢必也蓋以言取人自聖人不能無失而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薦者或色莊孔子亦嘗聽且觀也而得之今臣不過據士之文擇其能言者取之而謂能得士也不殆於誣乎蓋臣亦竊以是念之雖然古者不有言揚之典

乎虞廷官人不曰敷奏以言乎即孔子亦不曰有德者必有言乎夫論薦者固不可遽與為君子矣若使盡疑其色莊而不之與也則將與夫論之不薦者乎且國家設科之制厥亦有道矣今誠使經義不詭於聖人論著條對不贅乎時宜辭多由衷言可虛行即其人未易知不亦可因其心聲之發而得其所存乎且誠達識古今指義燦然本仁祖誼芳潤藹如其為人也必也能擇善而從嚮道而行即見靡麗紛華當亦不惑志於戰勝之後

遂至棄所學如弁髦猥浚民以逞而自甘非夫也
即有之亦甚矣故在殫其心以甄之不為彫曼騁
浮者之所眩而惟深造自得者之是求勿認迷於
取舍而已矣蓋善相驥者索之驪黃之外其良者
遇矣臣等既早夜以是盟心亦遂早夜以是相與
道語比至府府臣所徵學官為教授臣冀龍學正
臣濟武教諭臣欽命臣萬言臣世德臣濂臣應元
臣朝卿先集以待監試御史臣惟中臣東萊方共
必飭百執事既周既秩既稷既肅已已入闈臣等

則合百執事交誓於
天若曰 國家之務莫求士為大今天下方須士
至急

聖天子求之亦方汲汲今日而有不惟至公是秉
與早夜兢兢致其祇慎顛翁其精神澡襟注明如
平衡如皎鏡無反無恩以冀得士而徒大烹之珍
之是糜者 明神禍之而不然者 明神亦鑒之
既誓乃合提學御史臣趙鏜暨太學諸曹所遴士
四千九百十餘人試之至於再至於三弗懈益嚴

導 令甲拔士百三十有五人凡二十有一日而
錄告成是為賢書走驛馬 獻焉夫 臣等所拔士
若文具錄矣士今褻然率先天下士偕計吏奉
清問將遂布列有位為

聖天子保所覆冒之民以翊贊 中興太平之隆
其能措其薦論與仁諠有德之言以有裨於民民
慶無嗟無俾文正諸賢擅美於前無負我

太祖德澤及我

皇上作人求士至意及斯民出稅賦以供士之用
之所望者於是乎釋 臣等所懼且貽之得士之光
則俟諸其後云

會試錄後序

聖皇壽考作人今巳未為嘉靖萬萬禩之三十八
禩譬之於四序纔發春耳夫乾陽也為天為君陽
生於一而昌於春春於易為泰泰則吉亨是故雲
行兩施品物流形而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聖皇体乾行健妙運陽德以作之君師聲為律身
為度士日陶煦道化歲以寢盛盖歲丁未 臣訥嘗

分校士經歲乙卯嘗總校南畿士于時臣已謂士
濟濟乃今合四海九州之士統六籍校之類能仰
窺聖皇雲漢昭回之章而不詭於敬一諸訓旨焉
壽考作人之效於是大著益益濟濟勝曩矣此與
品物資始於乾元而流形焉者何異泰所以吉亨
歟夫天道泰品物遭之品物之幸世道泰士遭之
士之幸士知虞周乎上有堯舜文武之君而八元
八凱四友九臣之倫其榮聲亦彰施到今何者聖
作類從而附之青雲也士今遭

聖皇當不令虞周士得擅其榮聲臣誠為士慶之
虞周之時固皆稱泰然在虞洺水滔天黎民阻飢
百姓不親不遜蠻夷猾夏而寇賊姦宄嘗以咨之
周則昆夷獫狁及殷餘頑之屬其矯虔尤甚賴虞
周君臣同心迄用庶績然亦已勤矣今天下泰於
虞周時矣南交來庭矣河暫溢而旋就道矣歲間
告歟頃屢登矣溟島鯨鯢取而京觀之矣萑澤藪
剽者戢矣細黠誘蠹胡天威褫其魄喙兌矣禮樂
備矣法度彰矣聲教訖矣好生之仁洽矣和氣薰

蒸三光全而寒暑時矣兩風露雷各得其職矣草木鳥獸咸若矣竒祥上瑞曼羨煜雪歲荐臻矣士今所遭不尤幸歟臣誠為士尤慶之臣自辛丑歲應科荷

聖皇親賜教育掄備侍從頃又荷拔擢令得駿奔天衢臣所自幸自慶尤倍萬也乾造罔極戴誠切心然而未知所以為報竊聞人臣有以人事君之義今恭奉校士之命念可藉以報萬分一者在得士耳臣方恭辭於迎和門未效纖勞輒先拜珍饌

文綺之賜恩私益渥臣用是益矢心得士冀不仰負任使入闈來夙夜與臣璣等矢公矢勤遵制額錄三百人夫錄之者錄其能言道也而聖訓所謂行如其言臣未知其若何也臣聞之世道貴泰尤貴怕泰

聖皇時幾勅命相宜裁成所以保泰者至殫心矣而祇承勵翼則存乎臣益
聖皇嘗祝諸天曰治世獲匡佐之良又曰蕢政若虞周之美此其籲俊尊帝之心正所以保泰也而

為臣者何忍負之泰之九二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故必有泰九二之德乃克類從乾之九五而無負乎風雲之會天地之交士方拔茅彙征行且載名仕籍臣用是惻惻以期於士夫天極奠而歲功著者二氣五行宣其化也皇極奠而治功洽者四鄰九德熙其績也士既幸遭泰且親見聖皇切於保泰其尚相與極承德心協保無疆而勵翼主泰之聖皇永以祉元吉哉

皇恩闡幽冊序

楚端王次妃田生 武岡王五歲而殂 武岡既即位請于

皇帝願因子貴封母如制

皇帝俞之 賜冊追封次妃訥之丞使過楚也會武岡奉 制詔監國訥入見語訥其故且曰吾母之鞠我也亦甚劬瘁矣而不得一享吾養吾時時思之誠不勝其痛盡今幸賴

皇帝隆德錫之封冊 恩典所被耀之無窮人子

之心至是始可慰焉耳矣言之貌若甚怛且幸者
訥既仰見 武岡之孝為之三嘆則遂北向拜手
言曰神矣哉 聖化之風動也伏見
皇帝之念 先獻考也極之以追崇之典秩之以
明堂之祀凡事之如天者必竭必至勿之有遺焉
皇帝之奉

皇太后也備之以中宮之養躬之以送葬之勞凡
事之如地者必竭必至勿之有遺焉陟降而弗違
繼述而弗悖蓋自舜文以來天子之孝未有如

皇帝之純篤者也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而天
下皆徧為

帝德矣然則 武岡之孝是固

天子成之而亦孰非

天子之所風歟夫君親之今同尊而忠孝之理惟
一 武岡德於 太妃必効報而後已則其荷

天子之鴻休而思展其藩屏之忱以媚之者當亦
無所不用其極矣傳稱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非
武岡之謂歟訥數竊觀 國家之冊建 宗藩也

其制命有之曰為子莫大乎孝為臣莫大乎忠惟
忠惟孝可以立身而永祿夫王者之善亦多術矣
而獨於孝與忠乎致意焉者何也則道德之至要
而萬善之所從生也孝則承祐啟之澤於勿替忠
則藉敷睦之慶於有終而永祿立身之道信莫逕
於此矣 武岡孝矣忠矣而受福之多也豈不謂
自己求之者哉訥是以原本

皇帝德化而因以頌禱于 武岡若夫 太妃之
賢所以媲美於先端王者則既有 制冊褒之而

武岡之德之成要亦可知其有自也或題是冊曰
皇恩闡幽是之取爾

世德流光冊序

嘉靖二十有四年

天子既建

九廟成乃 詔給 誥勅封京朝官及其親以廣
朕崇孝之心時訥同年友尚書戶部主事定夫吳
君會迎養其二親京師有 勅封主事君承德郎
遂封主事君父前蘭谿丞玉溪公如其官而母為

孺人語具在 勅命中於是其鄉人一時仕於朝者同年第進士者所親者嘗與往來者咸繪章侈賀積以成冊主事君乃彙而聯之屬訥題其端曰世德流光且謂訥云守貞嘗過蘭谿見其學博士葛君雅稱吾子弱冠即名能古文是冊也吾冀吾子叙之訥亦仕為翰林國史編修 勅封文林郎而家大人因被 命封烏拜 命之日訥竊自念訥本涼德何以今乃謬膺 恩寵為之悚懼既而忽自解訥則何能其諸荷家大人之澤乎家大人

磊落有大志銳情古道敦善不怠人有急難匍匐救之臨財好施與不務居積家屋所恒言秋毫皆天理可質鬼神遇事雄論軼出咸鑿鑿宜施行固用世才會家中衰壹意給親養不克仕徒以行義為里中所孚服而先世糝署桂籍竟無以紹其芳也乃天不終掩假輒於不肖訥而終褒揚焉天福善人其恢恢不漏固如此哉夫訥則誠何能吾聞玉溪公為丞蘭谿清慎自持涅而不淄民善者字之其不善者鋤之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惟揆理徇

法而一無所撓奪常曰吾求無愧於心不負吾所學而已民多德之至為留生像以祠之如公者即涉要津何異丞蘭谿耶而遽恬引以去然則今日封命所及雖主事君能有以自致非不肖訥可比而麻澤所貽或亦由於玉溪公無疑也親之恩罔極未易以圖報今假

君之恩而錫之封人子之心其亦少酬其萬一乎而

君之恩則又何能忘之他不暇論即封及其親

浩乎天地不足為其大也而不知所報無以語於人臣之義矣報親之恩則假於

君之恩報

君之恩其亦假於親之恩乎訥少時家大人教訥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臣事君以忠誠萬世之常經乎兒子識之夫教以義方親之恩也誠率而弗渝以忠事君人臣之義其庶幾可無倍焉耳矣蓋拜命之日訥又以自概於心如此而不識主事君亦有同乎否也訥既承主事君之命

辭之以不能而不獲則以已意相與論之其亦遂相與欽念之無怠哉

蘓州府水利圩圖序

今天下以墾田當司農鉅供者蘓松為最蘇域介在湖海厥土塗泥利害以水圩岸者所以隄水而田即周禮稻人匠人所掌塗防者也田甚下隰𡵓則陡立如城河循其外而中田焉禾在田雖芄芄起矣而河流猶幽其上舟行者蓋俯而窺也岸或咫尺莫禦而田且沛澤矣其田之最高昇去水遠

而水不及溉者則又終古鳥鹵田在上下壤之間土厚而水深則號膏腴以其得水蓄洩可為旱澇備也而所為能蓄洩者以有圩𡵓耳歲苦旱則河之水績桔槔而上以入於田河不龜析田不乏溉歲苦澇則岸水出於河而𡵓障之雖勞人力不盡待命於天自三江道湮䟽醜失宜怕雨注積而無從尾閭也水襄於岸寸而膏腴汨為巨浸不能與下隰者論良瘠矣 廟堂深惟 國計軫念民瘼枚擇憲臣專董水政而聞之林公實來公承 簡

書之重躬橈載之勤周爰咨輒尋源徹委決壅導
積滌茹存滙塘之浦之涇之港之溪之闡之以為
宣節之大計者既殫厥心矣條縷其目知圩岸為
切務而修築焉卑令高缺令補廢令興薄令培而
厚浮令杵而堅規畫既定先有司而躬督察之東
馳西顧不遑寧處自庚辰歲農隙始事凡閱歲而
次第告成方歲之涉也故老相傳說以為正德之
庚午嘉靖之辛酉以及於今顧辛酉之涉纒匝昏
旦而漂沒無算今兩浹旬彌月而民幸不悉魚者

伊誰力耶先見之預圖而成勞之陰賜也公以由
溺引責而不以禦災伐功嗣厥胼胝聿觀厥成蓋
至茲謀及圩岸而公之大造民者悉巨細矣使公
緒之就先三歲民將不知灾而且忘公力於何有
然今而後其蒙福被慶何限也且圩岸之有無其
利害彰彰也農民櫛沐蘆蓑罄室竭力於田而婦
子懸命焉寧束手於一朝之患號呼奔走其傍痛
莫之救而獨不為先事之備余恠而求其說矣每
圩田畝姑以千計田其中者姑以百計百家之中

有十不協力而九十家者修築之無益也農雖值
有年僅給俯仰困於澇而轉徙者衆矣空未暇為
圩岸計岝土取於田岸寬則田窄小民愚不察其
損小而利大也惜不忍今令出於官何力不協遠
近風行咸德上佚道之使永圖之懷誰不子來誰
復惜小况公誠意感孚一時司牧者競心公心勸
相多方視民之私計者功相萬矣故圩岝之利不
難知難在公之悉民隱而為之任之也公績不磨
而有紹之者民其永賴哉夫述禹貢書河渠志滿

洫者古今稽之圩圖冊慮遠也公曩歲有事我常
熟白茆所謂塘之者也余竊記之茲冊太府朱公
示余而屬余序以予郡人也余雖不文也敢辭諸

重刻真西山先生心政經序

守令親民之官天下之民之司命也往余忝天曹
誠不敢不重是選每守令出則必以聖賢所訓於
從政者諄諄焉誦述以勸之率所謂老生之常談
而至理乃不外焉然而勢不可遍及時不可恒繼
思有宋文忠公西山真先生所輯心政經其有關

於吏治甚切欲多其板而廣布之以諭諸人人余
既請告還邑令會稽張侯時時就床蓐視余相與
商政更僕不置余因談是經授以舊帙侯忻然曰
是吾先子侍御公所嘗服於膺而訓諸庭者誠哉
民牧之準的先哲之模軌也遂袖去三復於燕閒
而考視所躬行已乃捐俸刻之欲遂留板邑中以
公其傳時御史中丞洪公搯兵於江善張侯之政
既已有所推轂又聞其有斯舉也為之移檄懲惡
張侯以治最被徵而板刻亦適就緒斯可謂交相

有成者矣夫天地萬物皆君子所宜視如一體况
在其父母之者哉而或愬然不以為心傳舍其官
胡粵其民心既無之政於何有忍哉若人固不足
論其有質英材諳致詳於簿書期會加察於筐篋
刀筆綢繆法制粉飾教令此非不赫焉煥焉事有
顯績人有能稱而求其真德實意淪浹於民肌髓
之間者則眇乎鮮也譬之櫃水為沼簇綺為花泉
不溢於流果不碩於枝奚益於灌與啗哉何者耳
目可塗而源本則索也即使心乎民矣操存涵養

稍有不至而客感習氣或得以乘其間而燦之則
斯須意念差之毫釐而好惡喜怒之間背天理拂
人情至縲以千里者紛若矣是故心有存放則政
有修廢心有敬忽則政有得失其幾甚微其效甚
大誠不可以不慎先生是經心政並舉而心在政
先所謂有意其推本之者不其然歟先生庶勤公
仁四事張侯之所備有而其所誠十害則張侯之
所絕無張侯之於是經夫既得之後之從政者仰
止格言日置座右朝夕省繹如臨師保於所謂命

司於我者至誠惻怛一體以視則生於其心發於
其政當必有不忍人而使之得所者焉斯無負先
生所以輯經與張侯所以刻之之意哉

海虞錢氏世譜續編序

往武肅王錢氏稱雄吳越夫人而知之矣後宋南
渡時有千一公者由通州入姑熟舍焉今奚浦祿
園仲橋慶安諸錢其裔也遡王之世歷二十有三
而千一子孫以千數 國初有仕為選部者頃歲
科甲蟬聯族望彌振屈指吳中世家罕儷矣乃其

世譜向嘗葺於天順間則孫竹深公之為也再葺於嘉靖間則孫友蘭公之所為也竹深譜屬耄勅止收遺文而略宗裔至友蘭方並修之自隋殿中將軍至太師公凡八世而始武肅則宋未南以前居錢唐而徙汴京者是已自宋寶文閣待制至朝議大夫凡七世而始千一則宋既南以後由維揚而徙常熟者是已其他人自為傳韻累朝寶命以榮之述國史邑乘以信之載薦紳大夫之記誦以張之而又立家訓以約束之友蘭之譜蓋如此噫

備矣而日者封比部虛菴公出又謂是譜宗裔載宋安撫使諸官雖世祖武肅然非千一派也不芟則混從友蘭迄今凡幾世子姓至絲蔓也不收則遺而竹深以來鴻文碩筆浸充物郁乎盛矣而葺不以時則散凡此皆余所欽念也且列傳不作則美刺何稽矣衣剝不表則勛庸何勸矣瑩域不詳則世業何考矣於是摭括前牘擷攬嗣編置館葺之其發凡略準之舊而登削裁以已意視友蘭公加十之五而總之不詭於常典自是錢之宗裔事

行煥如秩如一展可覩信乎一時之佳譜矣夫譜之作在尊祖敬宗以聯族也學不足以識此行不足以及際此誰能修之即修之其誰導之虛菴公嗜古好循蚤歲延經師授諸子即傾產不惜嘗讀史見古薦行高誣者輒手書以傳有虛窓手鏡方行世焉諸長老嘗為我言公居西北偏未貴時先墓有蕪沒者公無不修復也族之孤寒無不贍也親自毋黨以下無不省也其眷眷於源本空也乃世俗多驚貨賄而豔顯赫至問其所自出則漠然不

審為何然則公之賢於人也不亦遠乎而是譜之葺豈文具也哉譜成公謁余曰仁日虞譜之不淋以為宗羞願徼一言之光且亡兒順時公門下士也竊有望於冥冥矣惟公圖之余雅重公為人為之敬諾而比部君適以使歸滋力於請遂為之書

嚴文靖公集卷之二

序

奉賀大師相存翁徐老先生一品九年考績
序

存翁徐相公之歷一品九載也在今年夏五月而
聖天子萬壽節則秋八月初吏部以翁績上聞
有 詔賜白金寶鎰麟緋上尊餼牽又 命改兼
首曹 賜勅 賜宴示褒禮至意翁辭不允又辭
宴又不允於是翁乃移書秩宗曰勿遽也天先於

地君先於臣古之制也

聖天子萬壽四方萬國方且梯航來賀而其列在
股肱日侍 穆清但宜專一精神倡在 廷諸臣
夙夜祝

聖躬萬萬壽御寶曆無疆

聖天子即覃恩其敢先當之哉矧夫榆塞秋防又
國之重務幸狼燧悉沉羽檄不馳材官縻弓偃戈
當宁釋南北顧之憂而後臣子飲食宴樂未晚也
慎勿遽也既百官屆 虹辰效嵩呼是時朔虜創

艾不遠數千里遁去而南邦撫臣亦蕩平島夷以

捷 聞禮部乃始請 勅若宴宜

聖天子之恩而因以成翁忠敬崇禮不敢先君之
設於是吾鄉諸仕于 朝自尚書顧惠翁而下如
千人相與稱曰夫有王者興必有名世雲龍之相
從魚水之相投蓋天實作之合矣

聖天子受命改元是歲壬午肇稱賓興之禮翁以
明經舉於鄉明年計偕

聖天子首策士而翁對稱 旨遂褒然擢上第冠

多士此非 聖作物觀黎獻共臣之時乎而明良相遭實自此始矣天既有意大任翁

聖天子則成之歷試翁以政事翁所著偉績在在而是初聽民訟於閩不獨民以不寃而數千里被化督學楚越之間楚越今士藪也所造士不獨擅長文字而率化翁所躬行廩廩多德讓君子之風而今方羽儀金門蔚有輝焉輿望既屬簡在

聖心於是拜翁司成拜少宗伯拜少冢宰遂由秩宗入秉鈞軸而一品之階於是歷三考矣翁秩益

晉而績益茂著如

聖天子所褒嘉語煌煌具 勅中明良相遭之隆天實為之其所從來固久遠哉唐虞疇咨乃重師錫故知人則哲而能官人堯舜之大智也頃 勅下之日人無問老稚無不舉手加額稱

聖天子明者薦紳者曰是信式我章縫者曰是信模範我襁褓者韎韐者曰是信粒我續我閔仁而惠綏我 大號廷揚而頌聲卷傳明良之遭其斯為蒸隆者也夫

聖天子萬壽無疆而翁顛方黑

聖天子日夜夜中興至治而翁式克欽承翁由此
歷數十考如鄧沅陽殆且不啻惟明惟良庶事乃
康惟喜惟起庶事乃熙翁績紀旂常銘鼎彝後之
誦君臣者將千萬世歸之又何啻名實加於上
下如今所睹也吾鄉有翁吾鄉有光盍賀諸於是
遂相率詣翁賀而屬筆於訥訥以謂翁信當賀然
不獨以同鄉故當為社稷賀為天下賀

送褚謙齋之任仁壽序

謙齋褚子將之仁壽過余而論政余曰仁壽何如
曰民雖多良然好訟也余曰子將何以治之曰吾
不知其所以治之也其先教之乎余曰仁壽其治
矣而子之報政抑有異等之効乎盍賀諸褚子曰
吾蓋不知所以治仁壽也而以教謀於子子不諗
吾故而吾賀則何故也余謂之曰古也有志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耻且格是故古之善為治者必以教化為務不以
法令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本也夫民

之生也不能無欲欲之所在民必羣而趨之趨而
有不得則爭爭則訟故訟者生於民之爭得其所
欲也坊爭莫如遏欲遏欲莫如崇化先王知訟獄
之所從生豫塞其源是以弘敷五典而式和民則
陳之執極告之訓典予之法制引之表儀使民各
迪於彛而毋失其性之所宜問何居業則米廩瞽
宗問何肄習則絃誦詩書問何導帥則師保樂胥
先王是以克納民於軌物邇無騷離而遠無距違
遠至邇安刑制不用順是以下皆有人民以相統

也何獨不然故子產為政於鄭一年豎子不戲狎
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價三年門
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
喪期不令而治夫民之難靖久矣同然而乎無弗
格也唯善教也故輿人之誦曰我有子弟子產誨
之其是之謂乎吾子仕族之嗣也世增其業不廢
舊績嫻於政矣今承

王命以為民牧於仁壽而教之是問是務知先王
之政本也天下可乂何有於仁壽詩曰菁菁者莪

在波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子君子也民樂而儀之矣何則不治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子有樂只之德民父母之矣焉能已於德音若不昭德立坊以經紀其民而屑屑焉思倚法以削毛摯為尚縛束為理使其善良不獲浹其恩信其姦回不獲聳其悔怍上下惑貳摯隘無所顯比是示民偷也其何以輯民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以教先而民或弗由之是以威罰加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以偷示民而民亦應之乃其所也又何輯乎子不其然民之主也 國之基也天子之所予也吾敢不賀褚子拜頓首焉曰教以率民吾之心也若夫刑辟之興法制之多罔民之事林世之政非吾所知也雖然微子之言吾幾不能一以守此既承命矣吾敢不拜敢不敬佩請書以為三筴

贈王子元肅補任永清經衛序

往年吾鄉王子元肅以例授羽林郎同邑瞿太史為文惜之曰王子科目遺材而不遇乃至於此末

復喜其無悵惘不豫之色今王子以朕起復補於
永清而王子無不豫猶昔也余所以致惜及為王
子喜者不能異瞿子王子乃稱曰古之君子欲仕
惡不由道今之君子亦欲仕乃惡不居大位嗟夫
是惡得而惡之哉蓋得失之遇窮通之數龍蛇鼠
虎莫測其辨其故自古已然達人曠士乃有矯而
易之若莊生者莊為漆園吏訢然容與若將安焉
及聘楚相則哂然遠去曰吾寧曳尾於泥中即惠
子欲哂之而弗能夫莊子賤相而貴吏豈人情也

哉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杜子美當天寶末
受率府右衛參軍置在散地所賦奉先諸詩許身
稷契固不挫其激揚矯厲之氣迄肅宗拜以拾遺
一疏輒斥而公之志懷以惋矣今讀其詩悲歌憤
懣布在篇什徃徃而是夫莊與杜皆英靈秀發而
鑒別稍異則胸次係之故吾嘗以謂讀杜不可不
讀莊以陶鑄塵心吾安知其他哉余於是益達其
言王子雅以博洽聞於邑中好觀古名家文章而
有味其雋永者若莊杜等書是也永清固政簡而

王子性復喜靜既拜命僻居小巷中日密爾自娛
於斯文初不知門外之有車轍馬迹也間課其子
習舉子業其子幼而穎因而從吾兒遊王子亦時
時屏騶御相過從相與習古論文不改其故交時
鳥噫王子所謂吏隱金門者歟即其所自評騰其
殆不莊不杜可否之間歟豈與夫汨沒聲利之場
日營營焉瘁其心思憊勞其形骸即稿項黃馘而
猶不知返者可同日而語哉永清諸將佐多碩畫
之士得王子參輔其政相率為賀介王子之友太
學徐子伯陽朱子益修澂文於余余為著其達識
異於俗者歸之

送禮部儀制主事鈞玄沈君之南京序

金陵佳麗蓋自古而記之於今為南京諸曹務視
北京為簡而禮曹其尤也吾友鈞玄沈君雅好文
學自弱冠時即能讀梁蕭統所哀文選涉指義矣
又高楊雄氏風悅其太玄亦銳然覃思摩著鈞玄
子以見志遂因以自號其意誠欲求文章成名於
時蓋下帷距躍者亦已有年今第進士拜官得南

京禮部儀制主事君殊洋洋喜也願余稱曰南京
吾所樂遊焉乃今幸得之吾茲其往也浮大江溯
秦淮遂謁 鍾陵上石頭望茅峰盱牛首陟鳳皇
之高臺瞰白鷺之芳洲尋覽名勝肆其品隲乃托
撰著以紀全盛追三都鉅麗之辭增一代大雅之
章吾志豈不慙哉子何以助焉吾觀今世仕者往
往欲仕於北而君乃獨喜得南士一致身青雲自
非神庭是遊德宅是都者鮮不攫挈紛華之場炫
詡聲利之塗而君乃獨高抗風塵密娛斯文觀昭
曠之原謂君卓卓拔流俗也豈不然哉然吾竊聞
之君子所務不朽者三太上以立德其次以立功
又其次以立言君今遭明時擢賢科分祿懷符蓋
始基之而豈終客南京宦儀曹哉夫南京我
太祖所定鼎地宮闕園寢儼然崇設繫我臣子所
宜瞻拜而繹思者又草昧所創儀章制度萬世聖
子神孫豐世之貽蓋一時咸起於東南君從其間
究識其大異日隨所任職措以事事敷為令猷共
勵翼我邦家其所樹立豈可勝道哉而安貴枝葉

其辭務華錦觀令壯夫捧腹為也君祖刺史葵軒
公所在見思里人至今服其長者君家科第駟奕
信公盛德之報而虞麓之會余與君伯氏巫礪若
輩相與校秬者凡十餘人皆相繼發科盛矣而當
時意氣所期亦多在佔俾之外詩云無念爾祖又
云惠於朋友君力此矣祖有賢孫吾儕有良朋何
龍光哉此儻君志所內舍乎於是君起謝曰旨矣
子之言是知吾心是大有益於吾願書旣行李敬
服無斃

送北山素先生司訓龍泉序

今浙之處州為古縉雲縉雲之地其君子尚禮小
人勤耕稼風俗澄清而道化隆洽其良也乃自古
記之矣今年春余所親北山素先生拜官司訓乃
得龍泉龍泉固縉雲屬邑先生時輩同時拜官者
得縉雲屬邑為多願多歆龍泉以為舉凡縉雲屬
邑莫先焉則龍泉尤縉雲良屬邑也於是人咸為
先生稱喜而先生亦欣欣自以幸得其地樂賚官
憑以去曩余雖與先生同遊邑庠業聞其初與邑

中前輩甲科諸公並馳時名然先生常居北山而
余亦洵然讀書東郊草廬間不數值以故不甚識
先生余妹嫁郭秀才一虞一虞質美力學好觀前
輩人文字一日余過之見其几案間有管仲反玷
論一篇蓋一虞手錄不知為誰所著余謂一虞所
手錄必佳因閱之不一再行即作而歎其奇古閱
終篇雄論軼出意高而語新且典嚴不浮也絕不
似時輩作者余因愕問著此者為誰一虞固不荅
乃曰試先評其何如試利乎余既評如前語且謂

其必且名世不翅利試也已而一虞稱為先生所
著有司所試居第一者余不任欽重時時往來於
心余既官京師先生乃貢於鄉來需選天官當是
時先生所親豫齋陳先生端士也繼先生貢而來
館於余先生因數過余討繹章句連日夜話不去
余始得究先生之蘊益其中汪然探之不易窮及
其搦筆而書之牘每滔滔然不能遽休止先生與
陳先生亦猥邁余識時時相就質因相得益驩余
間與先生道世事先生則簡易平實其所斟酌必

宜人情徇天理不驚僻迂亦不局瑣屑朗如也余
心儀先生不難建偉業勸之終効藝場屋而先生
則達於命數之際從天官拜今官此誠負先生之
材余誠惜之獨幸龍泉地良尚有足為先生慰者
吾鄉之文學實肇自先賢子游子游宰武城崇禮
樂之教於是乎絃歌之聲相聞宰與學職不相倫
然亦稱民師帥國家所使宣化賢哉乎子游之善
化其民也先生生子游子游鄉文學之長固宜有所從
來今茲往司訓龍泉誠亦教以禮樂學職於教視

宰為切士於化視民為尤易而又况龍泉之地之
良將龍泉益家禮戶樂人人希古君子固不翅響
絃歌如武城而已耳我國家之制學職之增秩
以其學秀才發科衆為功績先生行矣龍泉之士
其勵志學道且有如澹臺滅明之出於武城為子
游所得者以章明先生教化而發科細事又安待
論哉貢士初拜學職尚得就其邦科試亦我國家
之制先生且將於此蜚振固亦不待以功績增
秩也余為先生慰者第謂其得譽髦乎士而已

賀贈大兵憲 汲泉李公擢叅浙藩序

今天下食貨之殷賦役之重文物之華訟獄之繁
洋汎之廣一利弊而係安危一舉措而關損益者
吳越為首稱矣江右 汲泉李公之以憲節備兵
於我吳之江南四郡也實擢自越之湖守而今之
遷藩叅也又復於越凡三閱歲公凡兩遷而皆往
來吳越間蓋 廟堂之上注意 國家根本地得
一才碩則或以師帥或以監臨或以旬宣必孜孜
擇任惟亟俾悉心為元元造福矣乎公登第以中

翰入臺既巡荆襄而出守湖湖與蘓接壤公治湖
之政籍傳吾蘇而播聞四郡初下車士民忻忻望
風翹首曰是嘗為御史飛簡乘驄而愕愕朝端者
乎是嘗揚風裁於荆楚宏聲兩廣而棠陰千里者
乎是方綏牧吳興鉏抑豪倨而衽席羣黎者乎吾
何幸得此使君今夫復何求慎聽教令以期毋犯
而已廼公按部獨念以為四郡者天下命脉而灾
祲連歲民將不堪其積蠹所由如病癥瘕者實坐
勞瘵外浮中虛不徐求其本而標是從一旦耗竭

不支即有俞附倉扁神術無及也主之以寬恤持
之以鎮靜揆之以調停詢民事所急者計長策而
懷永圖至於蠲賑之奏請破格 瀝款以沛實惠
多公之所劑量條畫若夫剪鯨鯢於將萌消波燧
於無形上寂神功而下受陰賜公之蓄威制勝履
有成筭矣邇者和氣漸臻豐穰來應民方喁喁待
澤而公且以擢行越之士民又將望風翹首曰是
昔以良二千石馴我湖而又以一路福星為蘇松
諸郡所得者乎乃

天子又不忘吾越加秩進律而使大庇吾越人耶
不待旌旄及境而各忻忻慰願矣而吾四郡之士
民父老則欲尼其行而不可得公之屬守大夫吾
蘇朱公晉陵某公雲間某公潤州某公相與謀祖
餞而徵言于予夫子之情獨異於士民父老之情
哉顧余思之仁者於人無遺愛而立達之多寘視
所蒞之廣狹孔子之聖而化限于相魯公孫僑春
秋之賢也而施澤不能踰鄭格於勢也李公正直
忠厚光岳完氣

天子方將使肩鉅任重以輯和寰宇即吳越豈能
久借公哉試言其近

天子既念越而遷公以藩或且又念吳而寄公以
撫蓋可佇俟也士民忻忻望風翹首如昨而加雀
躍焉詎不又有日哉四郡之大夫與公同心共事
方以得所稟承為幸於公之行誠有不能愬然者
聞予說而公唯之遂命書之以為公贈

奉贈大中丞雅齋胡公榮晉少司徒序

我吳民之德於名撫臺也前有吉水周文襄公而
今有永昌雅齋胡公其德於良二千石也前有靖
安况侯而今有薊州李侯云江南賦額獨重於天
下而蘓松尤甚 國初且積逋數十萬矣文襄公
撫江南謂最病民者莫先占額官田亟與蘇守况
侯計之奏減重額田賦可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又
募民墾闢污萊之田補賦一十四萬九千有奇免
徵被滄田賦二十九萬有奇而招復流移三萬六
千餘戶其澤民仁政備載琬琰可稽也蓋兩公未
去任而吳民已歌舞之尸祝之矣迄今廟貌煇然

在在有之而棠憇峴碑其遺愛之入人也與歲而
俱深焉其在於今則又有胡公與李侯亦一時相
邁之盛云萬曆戊寅秋疾風撼禾螟蟻乘蝕民則
已菜色其明年霑潦濫溢漚為大浸民無所蓄畬
而剽敎四起郡邑以聞胡公怛焉憫之李侯督率
其寮屬勘災達胡公而胡公亟上疏以請於朝下
于計部計部據郡邑所覈報為劑量於所解所留
之賦而議蠲焉又聽有司畫筴賑焉又聽官糶平
米直焉又聽濬渠築塍募傭給館如周禮荒政之

舉焉諸可拯溺而拯饑者蓋胡公方與李侯夙夜
殫心圖之如周之與况也而胡公以積望既隆忽
被內召入為少司徒矣公之屬蘇郡李侯松郡某
侯常郡某侯鎮郡某侯及其寮佐咸極一時之良
而協志於公則相念以為公今去吳如吳民何吾
儕即欲活吳民如無所受成何欲鼓吳民叫閭借
之李侯過余而擬議焉余曰公即不駐吳而吳民
所天猶在也夫計部所為重蠲者謂公家經費如
京儲邊需例不可闕而一切畢資正供若輕蠲之

有如一且有急安所取辦蓋其職主國計故所計
惟國若中丞職撫民民天賴之故所計惟民職有
不同而情亦為之懸異今公由中丞晉佐司徒則
計國計民公兼之矣上之固宜為公家計久遠而
未可輕損其經費下之則念百姓之艱待命孔亟
為請暫捐困帑而甦其目前似亦宜者即無論本
固邦寧而力田有民正供可無匱焉是計民非即
所以計國者乎公既暫於計國之道在於計民則
公即不駐吳而吳民所天豈不猶在耶曩余叨柄

銓實賢且才公而拔之銓曹蓋前乎拔也公固已
炳朗於聲華而後乎拔也公愈益卓犖於勛猷今
為吳民所天撫績尤著夫才矣而所仔肩者彌鉅
則其用弥宏賢矣而所憚懾者彌廣則其惠彌普
公行矣履斗躡台翼斐熙朝將六府三事無弗修
和而萬方羣黎有弗藉藉樂生者哉而吳民所天
又不翅足矣於是李侯起曰吾儕所營者分在牧
民今日事也翁所期者他日事也又天下事也大
臣以天下為度而天下之民共賴衽席吳民直其

所最先者而不得專焉者也請遂書翁言以為公
贈而相與拭目公所措注首為吳民得所天慶而
次以為天下之民慶云

奉贈郡伯雲溪劉侯序

邑長吏號親民而統於郡郡諸大夫其秩隆而於
民稍遠故事邑長吏缺則郡大夫出分邑事事勢
不得不稍假其重而於民亦親然見以為所理事
視郡事愈繁瑣又邑長吏朝夕至而吾居非端職
則靡不傳舍其官而故紙其尺一者也其鑿鑿為

蒼生立命者抑何甚邁哉乃今蓋得之劉侯云侯
甫蒞吾郡而余從郡中一奉顏色則廩廩德讓君
子也民有質成於侯者悉庭遣之朞月間庭無留
獄吏罔宿奸聲大起以能推替餉京師東南輓輸
經三千里而遙撼洪濤冒嶮岨稱最艱鉅侯躬儉
素以約束從胥諸徵會豪猾不經例一切禁格之
昕夕擘畫進止下上便宐以先役者用是舳舻迅
發不三月事竣而我蘇計他歲費獨省十之三七
邑之民競尸祝侯矣今年春會邑令覲往民僉曰

舉
同遷周人
舉其行序

蓋惠我劉公而監司從民心果檄侯視邑篆至則
慨然振刷曰夫舉人者槩以為非常職而傳舍之
元元安托命哉且守官之謂何繇是延見三老廉
民所利苦而罷行之諸所展采宣猷程能植經靡
不右長厚去武健而其所聽獄究比精讞驚詳于
在郡時老黠大猾莫能乘隙一舞文也暇則親造
學宮敦禮譚文葺學道之堂增先烈之祀嘗課諸
生執而慶厥優者費取罰鍰不足則出俸資償之
不以市已息破縣官一錢也人埒之劉會稽楊荆

州云侯起家戊辰進士拜大行晉刑曹駁嚮柄用
矣其佐吾郡則已職治民而於民猶稍遠自其來
攝邑而於民始親侯之所存心於澤民者始大酬
民亦熙熙然倚侯若輔姆乃知侯與民交相幸也
今侯且復理郡事矣民驚相謂遠我父母然猶侯
統也

天子旦夕大用侯則侯之去民愈益遠民寧無盈
盈望哉傳有之泰山之雲觸石而出不崇朝而遍
雨天下百物滋焉即侯躋膺仕握要柄要必霖雨

寰內蒼生不腆郡若邑侯故所卵翼而係其思者
寧無終惠之也侯所乘鷁且翔邑士大夫咸德侯
咸盈盈望猶之民相率祖餞之而余為杼其情嗚
呼孰謂仁以宅心隨職効官不可以得人哉凡在
位者請於侯乎觀之

嚴文靖公集卷之二

